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三十四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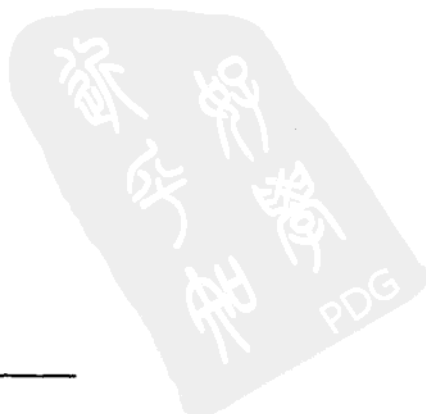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永
乐
大
典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五卷 五御 (1)

〔原藏天津徐氏〕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五百七十四 六暮 (42)

〔1954年6月苏联送还〕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六百八 六暮 (64)

〔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六百九 六暮 (93)

〔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七百七 六暮 (107)

〔原藏天津徐氏〕

新
華
學
社
PDG

永乐大典卷之
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五 五御

永
乐
大
典

原藏天津徐氏

著

表 著

【左传】：叔向曰：朝有著定，会有表，衣有裾，带有结。会朝之言，必闻于表著之位，所以昭事序也。视不过结裾之中，所以道容貌也。

俟我于著

【诗】：俟我于著乎而。注：我，嫁者自谓也。著，门屏之间也。

好恶著

【礼记】《乐记》 好恶著，则贤不肖别矣。疏云：帽所

好得其善，所恶得其恶，是好恶著，则贤不肖自然分别矣。

精神渊著

【世说新语】：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曰：“可谓卓朗。”醒公曰：“精神渊著。”高坐传曰。庾亮、周顗、桓屏、一代名士。一见和尚披矜致契。曾为和尚作目，久之未得。有云尸利密可楠卓朗。于是：桓始咨嗟以为标之极。但宣武尝云。少见和尚，称其精神渊著，当年出伦，其为名士所叹如此。

以孝友著

【新唐书】《李杰传》：杰，本名务光。相州滏阳人。后魏并州刺史宝之裔孙。少以孝友著，擢明经第，解褐齐州参军迁累大官员外郎。

见微知著

【许鲁斋语录】：君子见微而知著，遏人欲于将萌；若只待其发见而后遏止，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。又曰：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人能知恩已者为己害，害己者为己恩，则可与语矣。老子亦曰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。邵子亦曰：爽口物多终作疾，快心事过必成殃。又曰：得便宜处勿再生。真有旨之言也。故前人亦有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之说。正

如水能载舟而亦能覆舟，事事物物莫不反对。庸人之目，见利而不见害，见得而不见失，以纵情极欲为益己，以存心养性为桎梏，不丧德殒身而不已。惟君子为能见微而知著，遏人欲于将萌。

积微致著

【抱朴子】《疾谬篇》：积微致著，累浅成深，鸿羽所以沈龙舟，群轻所以折轻轴。

寻微知著

【抱朴子】《嘉遁篇》：昔箕子注象箸而流泣，尼父闻偶葬而永叹，盖寻微以知著，原始以见终。

超然玄著

【晋书】：王戎，善发谈端，朝贤上已日楔路。或问王济曰：“昨游有何言谈”？济曰：“张华善说史汉，裴危论前言生行，衮衮可听。王戎谈子房、季札之间，超然玄著”。其为识鉴者所赏如此

吾宗天下著

【刘贡父诗话】：李绚，公素，有时赠同姓人曰：“吾宗

天下著，王胜之辄取注之”。曰：“居甘泉者以讴著。京师名倡李氏，居甘泉坊，善讴。卖药者以木半著。京师李家卖药，以木牛自表，人呼为李木斗。围棋者以憨著。李乃国手，而神思昏浊，人呼为李憨子。裁袂者以拗著。李家袂头，天下积善，而必与人毕刺。岁久，自以拗李呼。作诗者以豁达著。豁达老人，喜为诗，所至辄自题写。诗句鄙下而自称豁达，李老尝书人新素墙壁，主人撼怒诉官。杖之，拘报使市石灰更圩漫论，告官乃得纵舍。闻者哂之。此数人因胜之有云。遂自托不朽”。

位高功著

【五代史】《未守殷传》：明宗自镇州来朝，居于第，庄宗方感群小，疑忌大臣，遣守殷伺察明宗动静。守殷阴使人告明宗曰：“位高人臣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，公可谓位高而功著矣。宜自图归蕃，无与祸会也”。明宗曰：“吾洛阳一匹夫尔，何能为也？”既而胆宗卒反于魏。

恩威兼著

四

【资治通鉴】《后晋高祖纪》：时魏孟滑三镇继叛，人情大震，帝问计于刘知远，对曰：“帝者之与自有天命，陛下昔在晋阳，粮不支五日，俄成大业。今天下已定，内有劲兵，北结疆虜，鼠辈何能为乎？愿陛下抚将相以恩，臣请戢士卒以恩威兼著，京邑自安，本根深固，则枝叶不伤矣。”

清白著

【南海志】：宋杨长孺，诚齐之子也，为广州经略使知州事。清白著于时，有诏奖谕，谓其清似吴稳之。

台阁标著

【晋二俊文集】《陆机孝侯周处碑》：周鲂，晋故常侍新平广汉二郡太守，封关内侯，簪绂扬名，台阁标著。

威惠信著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镇安军节度使程公神道碑铭》：庆历六年，拜武昌军节度使、陕西安抚使，知永典军府事。明年，判延州。皇祐元年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留守北京。其于二方，威惠信著。尤知夷狄情伪，山川险易，行师制敌之要。

风生表著

【宋杨诚齐集】《答常州守陈时中交代启》：某官，正心修身之学，开物成务之才。形诸艺文，盖玉振金声之余响；罗以科目，亦鸾翔凤翥之俯从。顷法守于实纲，凜风生于表著。

濫巾朝著

【宋韩魏公安阳集】《辞免谏官第一表》：忝预直于书林，复濫巾于朝著。

世族昭著

【宋欧阳公集】《袁州宜春县令程公神道碑》：出入将相，为时名臣。子孙蕃昌，世族昭著。推其所自来者远矣！

名迹彰著

【宋郑獬郿溪集】《荐汪辅状》：材通学博，咏练古今。经术文艺，为世称服。名迹彰著，近三十年。而刚介廉正，不能趋附。

威望素著

【宋李曾伯可齐集】《三辞免，知静江府兼广两经略奏状》：况今右广为国后户，承平百年之相习，遐荒万里之难窥。罅漏不密，关系者重。必威望之素著，庶牧御之克胜。

忠劳炳著

【宋吴泳鹤林集】《赐洪咨夔》：以恙加乞予祠不允诏：

朕以卿谔谔有逆凌霄汉之气节，英英有纫补造化之词章。亲政召归，忠劳炳著。

风采宣著

【宋王与均篮缕薰】《贺赵安抚劄子》：治郡以功名见称，立朝以风采宣著。

外著

【宋真集】：复灵于中，其光内融。绿物而照，其明外著。

废著

【史记】《食货传》：子贡仕于卫，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。又越勾践用计，然则所谓积著所著者，皆读为贮。又孔子北子传，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。注曰：废举停贮也，物贱则买停贮，贵则转易货卖。又《平准书》富商大贾废居之邑，注云：废居者，贮蓄之名也。然则所谓废举，废居，废著，其义皆同。

积著

【史记】《货殖传》：积著之理，务完物与息弊以物相贸易。腐败而食之货勿留，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

贱。

大著

【事物纪原】：魏明帝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。晋元康二年又谓之大著。

城著

【左传】：襄公二十一年，乐怀子为下卿，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。秋，乐盈出奔楚。注：著，晋外邑。范宣子乃设计，使乐盈筑着邑之城。

著地

【史记】：曹参世家攻著漯阴平原鬲虚。《索隐》曰：地理志著县属济南。

【西汉书】《地理志》著：注：师古曰，音作庶反。又半日直庶反。而韦昭误以为著龟之著字，乃音纪咨反。失之远矣！县名属济南郡。

杂著

【临川志】：晁百谈，字元默，太中大夫之曾孙。家临川师象山陆先生，通理学，尤深于《春秋》。登淳熙二年第，

调官知南康军至郡。适旱蝗，发杰宽征，民无流从。会奉祠，杖屦游庐阜，所至赋诗，集为归田杂著。严滋，字泰伯，临川人，瑞重明敏。从象山陆先生学，先生曰：“始吾闻泰伯贤，今观气象听谈论，可与适道”。主郴阳簿，座为文有东征杂著。

【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】《杂著》：汉祖与项羽争天下，五年而后仅胜之。至其所推功，则曰：“吾不如子房、萧何、韩信，虽陈平、曹参，盖不与焉！则其平日所属耳目者可知已。留侯以智全，故卒无害焉。郑侯几危，赖三人者而后免。”鲍生启平或曰：“彼淮阴者，远无子房之谋，近不闻三客之说，方且偃然以假王为请，其死也宜哉！夫较萧张之业，则何之不迨良亦明矣！然其受封也，高祖先之定位也。鄂秋与之，何初与一言自解也！虽买田示汗，卒以请苑见疑，其得出于廷尉亦幸矣！彼留侯者，眇然不受三万户之封，位居六十二，在绛灌樊酈下。”呜乎，此其所以为子房之智者欤！而颜籀乃以谓或以材德功劳本与定次，就令有之，亦不当如是之远。噫，智名勇功在当时已不可得窥，顾岂一师古所及耶！兵以正合以胜，豪杰之攻秦也。周章首以百万之师，至戏下而不得进。沛公继战雒阳，亦辄不利，遂从轩辕略南阳，而西攻武关。破蓝田，迎刃披磨，挟秦人之背，竟降子婴。吴王濞之举兵也，其将田禄伯亦曰：“愿得五万人循江淮而上，别收淮南长沙入武关，与大王会”。此亦一奇也。濞不能从，顿兵下邑，不战而溃。未两从之相与

对扼吭捍胸，人知其所为备，则殆未可以辄胜也。惟能卒然乘不意而击其后，故吾有不对，对必克矣。刘梦得有言：贾生明王道，卫绾工车戏。同遇汉文时，何人居贵位！余考诸史，谊当太宗时为太中大夫。后拜梁王传，顾绾乃以功次为中郎将，至景帝立，始为王传。继以吴楚军功封侯，遂迁丞相。则当孝文时，绾固未贵也。又谊早死而绾后达，尤复不伦。诗人虽欲传会遣词，乃不知其舛有如此者。董仲舒为汉儒宗，断藁一出，弟子以为大愚。刘更生通达古今，著《洪范传》，其子从而攻之，若凡敌然。夫儒者之学本所以明仁义修教化，考论六艺，不失大中则已，不专已守独私有圣贤之说而自用之也！况乎穿凿附益流为巫瞽，虽其门人子弟，不得无罪，而师父之间，实有以招之焉。然则逢门杀羿，诗礼发家，信不诬矣。李汉叙昌黎集，自云收拾遗文，无所坠失。今世传者，稍稍各以其私绿附益沐集。初尚四篇：通解、崔虞部书、明水赋、河南同官记，东平吕夏卿所列者是也。它如祭汴州董相文，与刘秀才书、李渤书，是又旁出于正集。见于柳宗元书，载于唐史，其传也犹信。至如雷塘祷两文，乃在子厚正集中，则非退之所作甚明！直谏表论、顾威状、范蠡招种议，浅露鄙俚，吾益羞之。余文有伪有真，阙所疑而不敢辨。夫孟轲、荀、杨而下得其传者，惟韩愈氏。不幸浮屠之说胜，使愈之道卒蹶昧而不行，遗札无几，又欲乘其罅而厚诬之，岂不重可悲欤！吾惧其终不能以自明也，于是乎书。《诗·烝民》美樊侯之德，首言“柔嘉”，惧

其不节之以礼也。则曰“维则”，言令仪令色惧其不推之以诚也。则曰“小心翼翼”，言出纳王命王之喉舌，赋四方明若否，而惧其道不足以自济也。故乃曰“既明且哲”，以保其身，又惧其流也。则又继之曰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。”夫言岂一端而已。后世之士，不务明《大雅》之旨，遂拾单词以为口实。见有忠而被诛，信而获罪者，相与从而尤之曰：“非明哲也。”方朔之湛沲，胡广之中庸，味道之模棱，余庆之长者，视人泰然有自得色，盖皆出于此矣！夫所谓明哲，岂方朔胡广之谓乎！所谓保身，岂味道余庆之谓乎！使樊侯不能不吐刚而畏强御，幸而不死，是特一持禄懦夫耳。顾安足以语道理哉！仲尼有言“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杨子云亦曰“庸行翳路，冲冲而活，君子不贵也。”雷声之隐然，地震之轰然，虽赍育之勇无所为力。良平之谋，未知其自处，何者？发于不意故也。故君子不可不养静以俟动。羔裘之大夫，以其君不用道也，故去之。导大路之君子，以其君失道也，故去之。至于南山，则大夫遇其君之恶者也。夫遇恶而后去，其辨之盖不早矣。故序《诗》者异之于郑衿，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我知之矣。又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若夫贤者，则未足以及此矣。《诗》于君子，常以出处去就为言。至于贤者，然后有困穷放逐不能餐饱之词。孟子所谓所就三，所去三者也。大哉君子，非以道事君者，为可以语是哉！

《载驰》之诗曰：“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”。夫人未尝无怀也。而有所谓善怀者，嗟我怀人，求贤也；每怀靡及，敬事也。与夫《召南》之有女怀春，卫诗之我之怀矣，固无间矣。是所谓亦各有行也。

晋献之听谗，特好之而已，未必信之也。故《采芣》刺之，其诗曰：“人之为言，胡得焉”？是尚庶几其改也。陈之宣公，则既多信之矣。君子不独刺之，而又忧之。其诗曰：“心焉忉忉，心焉惕惕。”初曰忉忉，终日惕惕者，由忧而至于惧也。若夫东周之王，其于谗也又甚焉，《采葛》之诗曰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！”则是岂独忉忉惕惕云哉！故序《诗》者以为惧谗之诗，盖以忧为不足道也。至于幽王之时，则谗之祸成矣！君子得罪，而盗言孔甘，荡然莫可救止也。《巧言》曰：“无罪无辜，乱如砒此旻。匪其止共，维王之叩！”则所谓忧与惧者固无及矣。徒亦自哀其不幸而已。故曰伤谗焉。孟子有言：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且谓以齐而王犹反手也。当是时，不独庸人愚士私怪其说，虽其高弟弟子公孙丑之徒，盖亦疑以为不然。吾读《褰裳》之诗见郑人之厌苦兵革，而思获赴愬于他邦者，何其切也！其言曰：“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”呜呼！其势岂不急而其情岂不可悲哉！譬夫溺于水而陷于火者，方其四顾号呼愿济须臾之命，狂奔疾走，沉没溃烂。当此之际，有一人焉，能援手而出之，解其涂炭之苦，而措于安平之地，则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！齐桓公攘狄而之卫，卫人人思之

愈久而不忘，《木瓜》之诗是也。彼一伯者假仁义而楼诸侯，尚能如此，况乎以王者之仁政，而抚乱世之遗黎乎！夫惟孟子能知之，故曰惟此时为然。“东方未明，颠倒衣裳。”过之大者也。“庭燎之光，鸞声将将。”过之小者也。宣王之过，过于勤而已。若夫齐君，则号令固亦不时矣。故《庭燎》之时，止于箴之。而东方之无节，则在所刺也。

天下之治乱，在夫人材之盛衰，国家之废兴，击于贤者之出处。方厉王之际，人才微矣。掎克在位，而匪用其良，则贤者亦不可得而致也。宣王承其丧乱之余烈，侧身修行，其始也固尝任贤使能如《烝民》，新美人林如《采芑》微接下如《吉日》。其临政愿治之意，周密备具如此。于是始得夫吉甫、张仲、方虎、申樊之徒，相与出而辅相。然后能攘戎复土，修政事而会诸侯，号令自出，号为中兴。可谓知所本矣！然中人之志，不能不始勤劳而浸衰怠也，故《鹤鸣》诲之，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。求贤所以本也，故言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”。则具德音之著闻，不患于难知也。渔潜在渊，或在于渚。方其在渊，则鱼可谓深而难求矣。然阳升则出而在渚，盖贤者世治则见。惟有道而从之，则不患于难致也。既能致之，则必能任之。上贤而下不肖，所以任之也。故又曰：乐彼之园，园有树檀。其下维箝。夫如是，则贤者得志而有功矣。吾能远举而信任之，则天下之贤才，无疏远贵贱，其有不为吾用者乎！故于是则虽它山之石，而皆可以为错也。盖宣王之所以兴衰拨乱，由于任贤而使能，